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74
15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七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理事国：贝宁	布瓦雅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桑德斯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松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会议在下午四点零五分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主席： 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根据惯例以及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我邀请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南斯拉夫、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按照安理会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哈杜米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席就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高巴希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第一位发言人是科威特代表。依照既定的惯例，我要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暂时从安理会议席上退席，把席位让给科威特代表。

现在我邀请科威特代表在安理会席位上就位发言。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 就这样，过了三十年了，我们还在争执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问题。第242(1967)号决议通过迄今已经不止八年了。我说一句公道话，象这样一份语意含糊不清的决议居然引起人们这样多的注意，可算是绝无

仅有的了。不用说，有些人借这种模棱两可的语句来掩护他巩固扩张主义的阴谋，而另一些人把他们对中东问题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建立在这上面。事实已经证明，第242(1967)号决议不但是语意含糊不清，而且还存有严重的缺陷。它主要的缺陷就在它根本不能正视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由于这种缺陷，这项臭名昭彰的第242(1967)号决议已经变成过时和无用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份决议就好象埃及金字塔一样，经常被人挂在咀上，但事实上已经没有灵魂，也不起任何作用，已经变成了只能吸引游客的景致而已。

第242(1967)号决议对中东冲突的症结避而不谈。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只是衍生的枝节问题，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才是它的核心和精髓。它是整个问题的要害。其它的问题都是后果、枝节，或支流而非根本。这就是何以我们对经常被引证而又大有缺陷的第242(1967)号决议抱着当然会有的矛盾心情。联合国有些会员国在这项决议中找到医治目前局势的解毒剂，或说良方也可，事实证明我们对这项决议的态度并没有错。一九六七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可以通过宪章第七章的行动来收复，如果安理会做不到，最后还可以用武力解放。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个英雄的、生气勃勃的、不可屈辱的人民，难民营的苦难决不能磨蚀他们生存的意志，他们和任何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民族地位的民族没有丝毫不同。他们的土地被外国移殖者劫夺了；财产被外国移民者没收了；他们在自己家园内行使自决，主权和独立的基本的权利被一个外国集团和阴险的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们剥夺了。一九四八年，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被送进了难民营，渡着凄风苦雨的非人生活。以色列和它的支持者们误以为，把巴勒斯坦人民送进绝望的营区里就会粉碎他们的反抗精神，迫使他们放弃他们返回自己家园及其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利用时间和压力来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意志，要把他们变为臣属和降奴。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以色列知道——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在阿拉伯领土内向

阿拉伯人侵占抢夺，是不能安然无恙、逍遥法外的。 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象巴勒斯坦人民那样遭受过更深重的苦难，但是在斗争中变得更顽强更坚忍。 难民营的痛苦和折磨使这个民族产生了不可屈服的反抗精神而不是屈膝投降。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流离散居之痛已经孕育出他们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的决心，要收复被野蛮武力篡夺的一切，而决不是如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所希望的订立可鄙的城下之盟。 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被迫过了数年乞丐似的生活，在难民营中仅及糊口的供应延续悲惨的岁月。

国际社会试图补救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所犯的错误而惨遭失败以后，巴勒斯坦人民只好依靠武装斗争。 这并不是权宜之计，这完全是出于必要的。 正如我的朋友、兄弟，谦虚地坐在我右边的巴勒斯坦发言人哈杜米先生所说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和平恢复他们民族权利和主权的基本权利已经绝望了，于是宣布，武装斗争是解放他们家园、获得他们民族权利的唯一方式。

无疑的，巴勒斯坦人民天赋有两种出色，不凡的德性：一是耐性，一是韧性。 否则，我们——我们同是一个地方的人，我们把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和不平当作我们自己的苦难和不平；我们，唇齿相依，血肉相连，我们的确把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当作我们自己的苦难——我们怎样解释他们的坚忍？ 他们三十年在难民营中生存，而他们的家园又近在眼前，尽管他们的悲剧有多惨重，在他们身上所犯的罪行有多恶毒，他们还是一贯地寻求和平的解决。 以他们的韧性，他们已经树立了榜样，让大家看到，一个民族在决心恢复他们被剥夺的权力时，决不受一年一次的慈善捐助所麻痹，也不受他们家园以外舒适的同化作用所引诱；经验告诉我这一点，因为我代表科威特，我深知在我们区域四周对巴勒斯坦人同化所具有的吸引和引诱力。

说一句公道话，人们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的朋友和兄弟，哈杜米先生在那天发言中所表现的镇静和坚忍真感到惊叹不已。 他的说话并不带着抱怨

或忿恨。他指出，难民营里的生活不仅侮辱了人的尊严，就是对他自己的敌人而言，也是惨不忍睹的事。他鼓吹所有各方享有平等的权利。换言之，他并不愿意看到他的敌人去忍受他和他自己的亲人过去三十年来在难民营里受过的悲惨和穷困。在他的话里，不渴望报仇，不渴求野蛮的报复，也没有把任何人打入恐怖的难民营的欲望。

有些人辩称，巴勒斯坦人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因此没有资格作为冲突的真正一方。我们认为，这是疯狂的逻辑。试问我们怎能在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存在的情况下期望巴勒斯坦人民去承认以色列呢？我不愿意在这一点上加以发挥；这类话说得太多了。我们怎能期望格斗的受害人去承认他们的压迫者有剥夺他们民族主权并把他们驱出自己家园的权利呢？我们怎能期望至今还遭受非人待遇的巴勒斯坦人突然间变成了超人而承认起宰割他们的屠夫们的权利来呢？

我们应该赞扬巴勒斯坦人为建设美好的未来，升华了他们的苦难，不究既往和宽恕为怀的精神。巴勒斯坦人到底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自决权而已。这种要求并不违背联合国的宪章。他们和在本机构、大会中聚会的各会员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头脑有脊髓，他们并没有什么非非之想，他们所要求的正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在自己家园上行使自决和主权的，不可剥夺的，基本的权利。他们知道仅是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并不能归还他们失去的财产和家园，除非这些决定还加上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必要行动，而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这种要求不管是水中捞月。尽管过去否决权被滥用过——每当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攸关的时候，这种情形经常发生——他们仍然希望国际社会去拯救他们。

有人可能会问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的是什么。简单的答案是，他们要求自决和独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他们已不堪难民营的生活，他们反对同化。他们反对在外散居的生活。他们希望再也不要被分散了。他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给他们一个回归家园的信号。他们不希望向别人夺取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他们希望在三十年托身难民营的悲惨生涯后能过一点象样的日子。安全理事会能够，也应该协助他们努力追求较好的前途。大家都不曾忘记，联合国所做的非法的，不光采的决定，在从未取得他们同意或批准，从未与他们协商的情况下分割他们的家园，对他们的负欠真是太多了。安理会应该作出决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这样做是必要的。不仅因为现实的局势——反对这种现实局势的人是孤立的，因为他们不仅支持反巴勒斯坦人势力，而且他们支持反现实的势力——而且也是为了联合国侵犯了他们许多权利。换句话说，联合国要掌握住该区域的现实，否则和平将如科威特或阿拉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渺茫。

对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以色列的反应是在叙利亚戈兰高地加建五个犹太人移殖区。这项决定完全符合以色列的领土扩张政策，这项决定宣布的时候，正是当它惊闻联合国未得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允许竟敢倾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

发言而大感愤怒之际。以色列对这些移殖区做何说词呢？它说是为了防御任何可能的阿拉伯进攻。然而以色列和全世界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阿拉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接受以色列并吞他们的领土。不论大小，不论强弱，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邻国用自卫的理由而并吞自己的领土。归根究底，那种说词就是制造战争和军事屠杀的诀窍，不是和平的处方。如果说以色列真心诚意要和平，那么全世界可以作证的事实是，所有阿拉伯国家早已发出了可贵的和平的信号。阿拉伯要求以色列从所有的占领领土完全撤离。以色列至今仍然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的心理状态下，藉口要取得防卫边界而大建其移殖区。不下于百分之六十五的犹太移殖区是建立在阿拉伯土地上的。然而在阿拉伯的领土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偷偷地被侵吞时，世界却期望阿拉伯人表现耐性和容忍。只通过决议而不采取适当的行动以求实践，这是不够的。否则，我们可以坦白地说，世界就只会重申各种原则，而不会制订后续工作来把原则化为行动，各国发现重申宪章的规定是容易的，认为这样的重申可以稍慰他们的良心。

现实的局势已经证实了，仅仅做宣言式的声明是远不够的。只要领土一日还在外国军队占领之下，这些民族就要战斗下去，不管别人怎么想，一直战斗到这些领土的解放获得实现为止。在这方面，阿拉伯人民和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会任由以色列永远呆在他们的土地上而继续保持屈服和消极的态度。他们不会拜倒在以色列的独裁脚下的。消除未来仇视的方法不在于引诱阿拉伯人忽略他们被占领的土地，而在于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揭示的集体措施来迫使以色列执行其任务。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因为历史在这个会议厅里经常被引证。在上个世纪末，德国最高指挥部坚持为了自卫要合并一小部分法国土地。这项决定就是后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依据法律，依据宪章，依据联合国的决议的规定，以色列都应该简单干脆地，不声不响地，不必张罗地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如果以色列不想这样作，象现在这样，那它就是自招敌视、流血和更多的战争。以色列到底要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还是要战争，到底要维持其侵略的果实还是愿

意遵照法律规章而放弃这个果实，从此谨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这都由以色列自己选择。它显然选择了领土而不是和平，但是它最后将两样都落空。一九七三年当人们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激烈措施，恢复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时，美国否决了该项决议。它和其他人一样，不相信阿拉伯人会在一九七三年发动一个收复其领土的运动。一九七三年的战争使最轻信的人也大吃一惊。既使到现在，我们在讨论撤离的问题时，许多国家还是不能接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会点燃另一次战争的火花的警告。有一种倾向低估阿拉伯对全面撤出领土的坚决态度。但是那些拒绝面对现实局势的人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一九七三年的情形一样。

我对安理会的请求是这样的：安理会不要被任何性质的审议转移其注意，要负起责任，有力地，迅速地保证以色列从阿拉伯领土上撤离的行动。不能让任何国家使用任何手段去阻挠或破坏安理会要负起责任，要求以色列撤离它用武力侵占的阿拉伯领土的意志。否则就只会引起更多的战争和流血。

和平的两项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和以色列军队从阿拉伯领土上撤离。这是任何努力所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原则。对二者中任何一项妥协都将招来大祸。大家呼吁我们维护众所崇奉的宪章内揭示的法规和原则。如果压迫、邪恶、苦难、悲惨还在主宰着人类，和平是无法稳固地维持的。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建立合法原则，确保民族权利以及个人权利和基本自由，因为没有这些，和平就没有持久稳固的基础。它应该努力，通过以惩罚侵略，剥夺侵略者的侵略果实，以集体措施压制对和平的任何威胁这些方式来消灭和平的威胁。以色列已违反了宪章的每一条神圣原则。应该强制它放弃以武力作为获取领土的工具。应该迫使它尊重阿拉伯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对他们自己家园的基本权利。它不能永远被纵容、鼓励、坚持做一个国际道德的破坏者。以色列蔑视国际道德的证据还有什么比它自己拒绝参加安全理事会现在的辩论更好的吗？安理会应该做实际的反应，制订一个全部撤离阿拉伯领土的时间表，拟定积极措施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和基本权利和他们的人权。

主席先生，我觉得辩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由你来主持是一大幸事。因为你还是二十四国委员会的再任主席，这个委员会的职司就是消灭殖民主义和外国控制。而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同你能干地主持着的委员会的职司是完全一致的。巴勒斯坦人民有了最佳的人选。我要向他们道贺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巧合，同时也一样地祝贺你一月份就任这个最高机构的主席。我相信，也了解，你所具有的品质必将会善用在公正和崇高的事业上。

今天的辩论是一个受尽流血宰割的地区寻求和平的历史性时机。谁也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要善意地提醒大家一个事实，这就是第242(1967)号决议正象一个罪恶的鬼影盘旋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上空，散布着他们将永世注定在营区里渡过悲惨岁月的讯息。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应该在这条漫长、曲折、不见天日的隧道尽头带来一线光明。

主席：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个人的夸奖。

我想请他从安理会议席上退席，以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重新就座。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想请埃及代表暂时退席，以便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

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虽然我不是安理会的理事国，但是，请让我祝贺你担任一九七六年一月份的主席。由于我们两个不结盟国家的关系极为友好，使我更觉高兴地向你祝贺。主席先生，你和你的国家，在解放全非洲的事业中、在非洲各国与旧日的殖民地反抗一切形式压迫的战斗中，是公认的、真正的、矢志不渝的斗士。这个事实和你担任代表在殖民统治下所有人民的二十四国委员会主席时的卓越表现，以及你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上表现的才能、经验和公正无私，将保证安理会在一月份面对着复杂而重大的工作时，会得到能干的指导。

现在我要在这个正式的会议上，向全世界表达我们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斗士和领导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卓越的政治家和缔造者。他的逝世不但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也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他对他的祖国的惊人进步所作的使人赞佩、鼓舞的重大贡献，将永远激励着人心。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人民将继续朝着漫长的、胜利的大道迈进。

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决定举行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中东问题辩论，这是及时而必要的决定。安全理事会既然接受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托付，代表它们担任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机构，它在中东危机继续威胁所有国家并在若干重要方面日渐恶化之际，当然不能继续袖手旁观，相反地，应当竭尽所能，采取有助于取得全面解决危机的有效步骤和措施。因此，解决中东危机的主要责任也在安全理事会肩上。

自一九七三年春夏以来，这是安理会首次举行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面辩论——也许这值得一提。同时，从那时起，中东问题中的巴勒斯坦问题已发生重大变化，整个国际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也许这也值得一提。

阿拉伯人民抱有坚定决心，并且事实证明他们确有能力为解放其被霸占和吞并的领土进行有效斗争；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反对侵略、反对以武力夺取领土和反对剥夺人民权利的势力，数目越来越多，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了两项重大的直接有关的变化。

第一，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终于确认巴勒斯坦问题是解决中东危机的核心问题，并且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具有联合国大会第3236(XXIX)、3375(XXX)、3376(XXX)和3414(XXX)号决议所公认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同时，大会又确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有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以平等地位同其他各方共同参加中东实现和平的努力，当然包括参加中东和平会议在内。

所有世界社会中的成员都注意到，在长期以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及其唯一代表之后，在使巴勒斯坦问题沦为救助难民的人道问题之后，这个变化有巨大的重要性。

我国与我国政府一贯谨慎遵守不结盟运动的范围及各不结盟会议的庄严决定，对于不结盟国家在导致巴勒斯坦人民取得这项早应获得的历史性正义的工作上所发挥的作用，引以自豪。

在此时刻，我愿意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及其团长哈杜米先生以平等地位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表示欢迎和祝贺。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倒退的步伐，也是新形势和新的谈判结构上最近出现的重要标志，它既已出现，就无法勾销了。象以色列一样拒绝承认这种新形势，希望可以逃避或回避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寻求解决之道，就等于希望他们投降。当然，希望这些勇敢的、具有悠长历史和博大文化并在寻求生存及争取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上有百折不挠的决心的民族投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我们南斯拉夫人有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南斯拉夫宪法上，订立了不投降的原则，安理会也许会感觉有兴趣。让我读出有关“国防”的第六章第二三八条：

“任何人无权承认或签署投降文件，也不能同意或承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国或其任何一部分被占领。任何人无权阻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同入侵祖国的敌人作战。这种行为是违宪，应以叛国罪惩处。”

第二种变化不但同第一种变化相伴而来，而且也是它的产物；这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完全拒绝并谴责以色列以任何借口霸占和吞并阿拉伯领土的政策，完全拒绝和谴责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态度及其固执使用武力发动侵略和妄图恐吓的政策。

就说安全理事会最近的辩论和表决吧，也可以反映出，以色列采行空洞的、缺乏想象力的、危险而日益显示毫无结果的政策，只有使它越来越孤立。

我们这个新世界，这个确实直接互相依赖的世界，日益众多的国家希望并确实国际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发挥主动的、非被动的作用——并且越来越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变化虽然稍迟，但是已汇成澎湃的洪流，不是任何人所能抗拒的。

一个国家可以抵制某届会议，可以屡次以脱离这个世界组织或其中一些机构、减少关注和参与、或削减捐献等方法来威胁，但是，这样做再不能使大多数国家因而瓦解。一个国家不能使整个世界孤立，只能孤立自己。今天的世界是再没有人能够不随着世界走，“下车”而去。一个国家如果反对这种新的、必要的进程和潮流，不和它合作，也一定不能抗拒它，只是失去同必然的进步发展一起迈进的机会而已。近年来好几件国际重大事件——同以色列有关，但不仅同以色列有关——已经证明对进步变化的无理的、开倒车的反抗，只有使反对者蒙受损失。

当然，顽固地阻挠这种变化虽然不能使它停止，却可以使它拖慢，更可以增加紧张，使已经恶化的危机更具危险性，将爆炸性的局势推进战争边缘，甚至造成普遍的浩劫。这种情形没有其他地方比中东更尖锐；除了以色列的政策以外，没有其

他任何政策更易于造成这种危险。鉴于以色列仍然拒绝尊重和履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我们必须重申：以色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以色列的拒绝，不但拖延了危机的解决，拖延了根据中东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机会，并且成为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环绕着这个问题而产生种种紧张和爆炸性局势的主因。

以色列一向拒绝履行联合国任何决议的问题，已在这次和从前多次辩论中都曾经强调。可是，以色列最近曾采取另外两项具体行动，进一步证明它不但不愿意有达成公正解决的任何行动，相反地，却积极致力破坏任何实现公正解决的机会。我是指黎巴嫩突袭巴勒斯坦人营地的恐怖活动，这明明白白地是为了报复安理会决定允许巴解组织参加当前的辩论；同时，以色列在占领区内建立新的移民点，作为对当前辩论的“回答”。

我们仍然清晰记得一九七三年夏天安全理事会的辩论结束后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由大多数人提出的决议草案被否决了，因此，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就接踵而发生了。

我们坚持不能让这种历史重演，应当让安理会采取行动，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关于应怎么办、应作出什么决定、应作何种回旋以争取进展、必须认识何种变化和实际情况等更为具体的问题，我愿意指出：我国素来支持并决心促进在所有争端的各方参与——当然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平等地位的参与——下谋求决定性的全面解决的一切努力，这就是说解决这个危机的一切方面的问题。

我们坚决认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后所占领的一切领土完全撤出，承认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其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只有这样，中东地区所有人民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生存才有保障。

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一定要拥有和平生存、安全以及自由独立发展的权利。

因此，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有权参加解决中东危机的一切努力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支持尽早恢复日内瓦和平会议就是为了这些原因。我们应要求该会议随时将其工作情形和谈判结果通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

有人可能提出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就以色列逐步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后所占领的一切领土，商定一个时间表，我们对此大致表示赞成。

现在让我略为谈谈时常听到和看到的若干熟悉的立场和论调。象往常一样，这种立场和论调都是建议不要迈出新步伐，不要从事任何改变，不必作任何刷新，总而言之，就是建议不采取任何行动，保持现状，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

我们不知多少次听到，由于各方的意见有这么大的分歧，只有缓慢的与谨慎的活动途径才会产生结果。

现在我们不打算详细说明显然使人无法接受的一点，那就是在提到当事各方的时候没有对侵略者和侵略的受害者间的主要差别加以清楚划分；同样，我也不要多谈非常清楚的一点那就是，在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并被剥夺了基本民族权利三十年后以及在一九六七年的占领后差不多十年的今天，要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要求“慢慢来和小心点”的主张是有点搞错了对象的。我想强调的是，任何主张慢慢来的方式都完全不切实际。我们大家都知道希望维持一九七三年以前的局势的这种徒劳无功的尝试会造成什么结果。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战争爆发后，现在又差不多两年半了，除了作出一些局部行动外，基本的、最尖锐的问题实际上仍是悬而未决。因此，大家都体认到，我们现在必须作出全面努力，再勿拖延。

同时，又有人说我们必须保持、卫护、甚至固定住现有的“谈判结构”。因为，如果我们要对它作出任何改变，它就会粉碎，就不能再举行谈判等等。这当

然不是切合实际和明智的态度。我们现有的，设立了相当时候的“谈判结构”是不举行谈判的结构。谈判结构中应该充满了积极的谈判，不能依然故我作为反对采取行动的借口。

谈到全盘解决的谈判过程与和平努力，如果到了除以色列外，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问题就无法解决的地步，难道还有谁能认真地说，我们可以在没有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参与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吗？

不止一次的战争，无数的暴力事件，使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有以色列例外。我们难道还要等到中东发生另一次浩劫，才对这个谈判结构进行明显的、必要的刷新吗？

我们如有坚强的决心，是可以使以色列认识当前的实际情况的，而且这也最符合它的长远利益。关于这一点，大家应该记得一九五六年的经验，那时曾对以色列施以巨大的压力。我们不应也不能容忍以色列百般阻挠的顽固态度，阻碍了当前危险局势的解决，谁也不应给予它任何支持。

也许值得再度强调的是，《宪章》并没有区分“民主的”侵略和其他的侵略，也没有基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作出任何区分——特别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区分。任何在本世界组织引入这种区分的企图，都会动摇合理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根基。甚至使《联合国宪章》本身也发生动摇。空袭的受害者、在占领和内政受到干涉的情况下受苦受难的人，对侵略者的政治制度，和侵略是以什么程序进行的，都不感兴趣。他们所关切的只是阻止侵略，和惩罚侵略者。

最后，让我略为谈谈安全理事会同大会的关系。根据《宪章》，它们在组织上的特性和关系当然很明确。同时，还可以合理地说，它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机构基于《宪章》的相同原则、文字和精神，具有相同的目的和目标，因此必须实际进行合作。

同时，认为两者不会发生相互影响——常常是直接的影响，并且可以不相问闻，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例如在安理会，由于世界的政治发展趋势和现实情况可能首先对大会发生冲击就会发生这种情形。正是由于大会就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采取行动，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同安理会结构的政治现实——它不是暂时的，而是恒久的——发生冲突，可是，我在开始发言时所指出的强有力的新趋势，使安理会无法违背多数的意愿而将它拒于门外。因此，就有了这次辩论。

让我总结我国代表团的希望：安理会如能对今天的急切需求作出适当反应，必定可以通过适当的决定，表示我们愿意从事一切努力，以求导致中东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和平。

主席：谢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国坦桑尼亚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他退席，以便埃及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重新就座。

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想告诉安理会，我刚收到伊拉克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信，其中要求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我建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根据惯例、《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伊拉克参加讨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理解，在他希望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我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伊拉克的代表谢赫利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赖先生（中国）：几天来，在安理会的会议上，不少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悼念。我谨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愿借此机会，对安理会五个新成员国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为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进行密切的合作。

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参加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我们高兴地看到，他们的斗争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一九七五年过去了。回顾过去一年的中东形势，人们进一步清楚地看到，在那里，一方面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持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是**超级大国相互角逐**，争夺不断加剧。整个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中东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必须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主要在于两个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重点在欧洲。中东是欧洲的重要侧翼，既是战略要冲，又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而成为它们争夺的重要环节。它们虽然分别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所谓“全盘解决”和“逐步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张，其实，它们谁也没有真正解决中东问题的打算和诚意。它们所鼓吹的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不过是为了加强它们各自在争夺中的地位，以便排挤和压倒对方。它们两家从其争夺全球霸权的需要出发，在中东蓄意制造和力图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打一下，停一段，打是有控制的打，和是有控制的和，也就是所谓的“有控制的紧张”。那个不放过任何机会宣称为“阿拉伯世界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更是口蜜腹剑，居心叵测，在欺压别人和玩弄阴谋诡计方面，比之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跟它打交道越久，对此体会得越深。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阿拉伯以及第三世界的公正舆论对它的扩张野心和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恶劣行

径，作了大量的令人信服的揭露。 它的真实面目正在越来越暴露。 当前，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包括对中东的争夺，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危險不是减少了，而是明显地增加了。 那个后起的、玩弄“缓和”骗局最起劲的超级大国，正是今天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对此，人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以免吃亏上当。

一部人类文明史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决定中东前途的只能是伟大的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而不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一两个超级大国。 二十多年来，安理会多次讨论中东问题，作过不少决议。 这些决议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问题，说成是什么“难民问题”。 这是极不公正的。 我们历来反对，今后还要继续反对。 我们希望安理会纠正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 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于联合国的决议不应当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东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依靠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 十月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石油武器的运用，是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克敌制胜的光辉范例。 这个创举沉重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揭穿了它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也打乱了超级大国操纵局势、争霸中东的如意算盘。 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战胜以色列侵略者的信心。 它雄辩地说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超级大国并不可怕，它们貌似强大，实则都是内外交困、外强中干。 而真正有力量的乃是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的一亿多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 正是由于这样，超级大国更加处心积虑地进行挑拨离间，妄图破坏阿拉伯世界的战斗团结，瓦解阿拉伯人民的斗志。 然而，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也日益认识到，要把自己的斗争引向胜利，就必须加强团结，坚决抵制和反对超级大国挑拨、分化的种种阴谋，必须把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中国政府 and 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

失地的正义斗争，坚决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坚决反对和谴责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和扩张，以及它们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怂恿。安理会必须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以色列必须从它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

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是艰巨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必定是光明的。因为真理和正义在他们一边。我们对他们斗争的前途充满着信心。我们坚信，只要他们坚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就一定能够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利，夺取反侵略、反霸权斗争的彻底胜利！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参加讨论这个项目的各国代表刚才又听到了中国代表空洞无物、极端恶毒的长篇指责，其中充斥着指责两个超级大国的陈腔滥调。这种煽动言词是为了掩饰中国在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上亲以色列的立场。他企图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讨论的项目上移开，以对一个超级大国的恶毒诽谤来掩饰中国立场的虚弱无力；他的大肆叫嚣只是为了掩饰这一目的。

我本来以为在中国沉痛哀悼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会自动暂停对苏联的一贯污蔑，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来的四年，诋毁苏联已经成了中国代表团的日常习惯和第二天性了。

他的发言中没有一个字是谴责以色列的。中东发生的事，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居然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错而不是以色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或帮助以色列的人的错，这种污蔑太恶毒了，太过份了，中国代表甚至没有了解到说出这种捏造的诋毁，会使自己在安理会面前处于多么荒谬可笑的地步。毕竟全世界都知道阿拉伯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事实，也知道苏联人民所给予，也将继续给予阿拉伯人民的援助。

他说到“十月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到底是谁使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是中国的空话和煽动呢？还是苏联提供给阿拉伯的真正的物质援助？没有我们提供的武器就不可能取得那场伟大的胜利，这是当时赢得胜利的人正式承认的。

中国对苏联的胡言乱语、恶意中伤并不是可以赢得胜利的武器。这种煽动只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实质、中东的实况上引开。他扮演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把联合国和世界舆论的注意力从以色列的侵略政策上转开的角色。这就等于直接援助侵略者，出卖了被侵略者——阿拉伯国家的合法利益。这是为了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保护者、庇护人，而背信弃义地在阿拉伯背后捅上一刀。北京领导人、中国报纸，中国代表团在批评以色列时非常小心，非常温和，好象中东的事情不是以色列的错一样。为了掩饰他们亲以色列的政策，中国总是照例诽谤苏联，企图把整个中东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未能解决的主要责任归罪于苏联。

北京领导人和他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同以色列掠夺者一样，反对由直接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共同和集体的努力来解决中东问题。他们同以色列一样反对召开关于中东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因而就反对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那个会议。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没有投票赞成关于中东局势问题的第3414(XXX)号决议、和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促成中东和平的所有努力的第3375(XXX)号决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阿拉伯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又是怎么投票的呢？它们联合一致、分别投票赞成那两个决议。谁投票反对那些决议呢？是以色列。那么，中国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阵营呢？显然是和以色列同一阵营；至少在安理会每个发言的理事国和参加讨论的其他国家代表都提到的那些基本决议上，是如此的。在安理会中，他们都按照大会的榜样，以大会通过的决议所载原则作为安理会决定的基础。

但是中国，同以色列一起，没有投票赞成这些决议。不必再大肆煽动了，阁下，这就是你的立场的本质。因此，你不是在阿拉伯这一边，而是在侵略者那一边。有人不知道中国到底支持谁，其实十分明显：支持以色列侵略者。

这还不是北京和特拉维夫在联合国内邪恶勾结的唯一事例。中国代表团的目的是什么？中国进入联合国四年多来对中东问题提出过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北京没有提出过这种建议，也不可能提出这种建议，因为北京政府并不寻求中东的和平解决。它同以色列一样企图破坏这种努力。北京并不希望达成中东的和平解决。它不希望阿拉伯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也不赞成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是阿拉伯大家庭的整体部分，和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中国代表的发言中听不到一句有关的话。

北京感兴趣的是使中东、使世界那个地区的局势恶化、激起冲突。它正尽力使紧张状态持续下去，越久越好、越紧张越好。北京渴望中东发生重大军事冲突。北京高高兴兴地隔岸观火、袖手旁观，就象毛泽东所说的：“坐山观虎斗”。

十分明显，北京采取了基本上反阿拉伯的立场，非常接近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政策，为的是庇护以色列侵略者。北京的立场只会削弱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让侵略继续下去，归根结底会使危机拖延下去，这是完全符合北京的目标的。局势越坏，天下越乱，他们越觉得形势大好。但这是不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利益的。阿拉伯国家和主要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继续遭受悲惨痛苦。这就是北京的政策和立场的实质，任何造谣中伤的反苏分子都不能掩饰或辩解北京所采取的反阿拉伯政策。

中国代表徒劳无功地企图贬低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上所持的一贯真诚的立场。是时候了，中国代表应该了解他的这些作法不会为他或他的头子带来光辉荣耀，而只会使他们为人不齿，标明他们是不可救药的诽谤者、侵略者的帮凶、出卖被侵略的人。全世界都知道，正是苏联勒紧裤带，从自己口里匀出面包来援助，并将继续援助遭受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多承中国代表提到的一九七三年的辉煌胜利，正是由于苏联，而非中国，的慷慨援助。苏联和苏联人民一向给予，今后也将继续给予全面政治和物质支援以及有效的物质援助以加强它们的防卫能力。

苏联用来援助阿拉伯国家的，不是象我们从中国及其代表口中听到的空洞无物、煽动、诽谤的发言，也不是象中国一贯好用的伪善的咒语和空口白话，而是真正实际的努力，包括目的在加强阿拉伯国家武装部队的军事实力的实际步骤。苏联以往一直是、以后也将继续是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忠实盟友。我们不需要阿拉伯石油。你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不要肆意诋毁。我们自己的石油十分够用，对不起——足足有余。就石油来说，我们还援助我们的朋友。我们甚至向欧洲国家供应石油。我们不需要中东的石油，而中国代表却造谣说我们关心中东完全是为了石油。今天早上我发言解释过我们为什么关心在中东促成和平——因为中东的战争或军事对峙是发生在我们的门口而不是在他们的门口。他们离这个地区很远，却要来插上一脚，为的并不是建立和平，而是要使事态复杂化，借机夺取权力、使局势恶化、造成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这就

是他们的目的所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笨到跟着他们的脚步去挑动冲突。

我们可以引述许多负责的阿拉伯高级领导人的讲话，他们对苏联和苏联人民在阿拉伯遭受悲惨痛苦的这些年里给予的大量援助，表示感激。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先生，对苏联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为享有合法民族权利而反抗以色列侵略的斗争的全面支援，作了如下的评价。他说：

“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图谋永远不会实现。我们必须加紧开展反对这类图谋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巴勒斯坦革命和爱国力量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支援。”

我要重复一次，好让中国代表团好好听清楚：

“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支援”。

阿拉法特先生又说：

“应当非常重视苏联所提迅速召开关于中东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倡议。”

谁在反对日内瓦会议？是以色列和中国。在这一点上，中国同以色列联合一致，任何反苏诽谤都掩饰不了这一点，也无法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混淆事实真相。人民完全了解这一点。阿拉法特先生又说：

“巴勒斯坦革命在联合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联合国会员国以多数表决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由于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非洲和伊斯兰国家的协助，还通过了其他的重要决定。”

为争取公正解决而奋斗的是这些人，不是中国。中国事实上没有投票赞成那些决议和决定，任何反苏诽谤都无助于掩饰这个事实。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大会讨论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他们没有协助促成那些重要决议的通过。正如阿拉法特先生所说的，那些决议的通过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非洲和伊斯兰国家的努力。为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而奋斗的是这些人，而不是中国。

阿拉法特先生又说：

“巴勒斯坦革命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短暂的肤浅的关系，而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信任和日益增长的深厚友谊基础上的战略性关系”

这就是阿拉伯的杰出人物——阿拉法特先生，对北京及其驻联合国代表的恶毒诋毁的答复。

我还可以举些别的例子。这里有一封电报，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苏联的朋友，阿萨特先生，在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五十八周年时致苏联领导人的，在电报中他说：

“在这个伟大的日子，我要表示我们深切赞赏和感激你们所采取的支援各民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自由、独立、自决而开展的斗争的原则性立场。我国人民敬仰你们对我们为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恢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而奋斗的正义事业的支援，并希望这种支援能继续促进贵我两国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科威特代表在这里作过一次精彩的发言。我要摘引不久之前——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发表的科威特—苏联联合公报，公报中说：

“科威特人民非常看重苏联给予阿拉伯正义事业的支援和协助。”

读读这些文件吧，中国诽谤者，请你们自己摸摸良心，看看你们说谎说得多么离谱。

赖先生（中国）：中国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是真诚无私的，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歪曲的。中国代表团讲明了中东问题的真相和实质，这就使得被戳穿了假面具的苏联代表感到无地自容，不得不再次诉诸说谎和狡辩，但这些手法终究帮不了他什么忙。

事实毕竟是事实。用不着多费唇舌，我们只是随手指指出以下几个公认的事实，就足以进一步说明问题：

1. 一九七四年年底，你们在联大口口声声表示赞成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但你们一转身就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发表联合声明，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篡改为“合法利益”，这不是公开出卖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又是什么呢？

2. 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顽固坚持侵略、扩张政策的情况下，你们竟然不断大量向以色列输送人力。这岂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向以色列出钱出枪，另一个超级大国，就是你们苏联却向以色列出人，纵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推行其侵略和扩张政策吗？不但如此，你们还同以色列明里暗里勾勾搭搭，甚至发展到官方人士和外长之间的密谈，这岂不是袒护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出卖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又一例证吗？

3. 你们对一个处于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战争前线的阿拉伯国家以军火援助为名，勒索各种特权；在战争紧要关头，又以停止军火供应卡人家脖子，破坏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时至今日，你们还利用人家的困难，加紧逼债，卑鄙地施加各种压力。你们还利用阿拉伯国家的困难用低价购进阿拉伯国家石油，转手之间以高价卖给缺油国家，牟取暴利，扮演了投机商的可耻角色。

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深受你们之害的阿拉伯国家所多次公开揭露过的。你们干的这些见不得天日的勾当，就是要牺牲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图争夺和控制中东，以便进行控制欧洲，想做老沙皇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但你们还厚着脸皮吹嘘自己是“阿拉伯的天然盟友”。试问，把“天然盟友”这个

好听的字眼，换成为“危险敌人”岂不是更加符合实际吗？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不应继续同这个中国诽谤者争论下去，以免占用了安理会和我们邀请来参加讨论这个重要国际问题——中东局势的来宾的宝贵时间。中国代表可以在明天的记录上读到我的答辩，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就会了解到我所说的揭穿他对苏联的歪曲诋毁的话已经够了，不需要再作补充了。

至于他一再捏造的关于逼债等等的话，的确，我们要求还债，因为，我说过我们是勒紧裤带克苦自己来提供援助的。那是我国人民的财产，根据我们提供援助的条件就应该履行契约。

关于所谓输送武装部队的说法，完全是胡扯。我们让老人、儿童和妇女，而不是让军事单位到以色列去。你们企图捏造你们发昏的脑袋所能想出来的任何污蔑苏联的话。在整个苏联历史上，我们受过许多其他人的诋毁，让我告诉你，特别是戈培尔和希特勒的诋毁，你们现在是跟着他们的脚步，也在诽谤苏联了。但是他们已经被历史淘汰了；而我们还在这儿，我们奉行我们自己的正义的列宁主义爱好和平的政策：各民族一律平等，深深尊重一切民族，不论大小，的权利、主权、民族意愿和利益。那时候的诽谤者没有成功，现在的北京诽谤者也不可能成功的。

赖先生（中国）：苏联代表对我们列举的事实一件也无法加以否认。相反地，他的讲话已经招供了苏联在中东所扮演的可耻的角色。谈到希特勒，正是苏联目前正在继承希特勒的政策。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阁下，我只要说一句话。苏联有一句谚语说，只有进了棺材，才能把驼背板直。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听到我们的两大友邦——中国和苏联的对话，我要简单讲几句话。我要强调阿拉伯国家感谢这两个友好国家，在我们反抗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给我们的帮助。的确，由于苏联和已故周恩来先生的帮助，由于周先生参与其事并同苏联进行讨论，才使阿拉伯第一次打破武器垄断。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在阿拉伯的事业上有很大的效果。

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有人提到过的两件事：第一，在大会上届会议上对某些决议的表决。我国也是对其中一个决议没有参加投票的国家之一。我要着重指出，我们对那个决议没有参加投票，并不表示我们反对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也不表示我们支持以色列侵略。

至于日内瓦会议问题，有些国家因为我们不必在此重述的明确、合理的理由，而对日内瓦会议表示有保留。那些国家并不就是支持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对我们伟大的朋友——苏联在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三年战争中给予阿拉伯国家的帮助，表示我们的友好和感谢。我们的战斗用的是苏联的武器和一切方面的支援；正如苏联大使所说，不涉及经济利益。苏联不需要我们的石油。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集团的团结，实际上是反帝反侵略的团结，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团结。

我们阿拉伯人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有时候不亲共，有时候反共，但是我们总是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因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我们很感激这些帮助。

主席：根据我同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六时散会